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近指卷十二至十三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楊景畝

四書近指卷十一

容城孫奇逢撰

衛靈公第十五

靈公問陳章

文事武備相資爲用此正不足難夫子而曰未學嘗聞見軍旅非所以爲訓而禮讓乃所以爲國也子路愠見仍是其言不讓之意豈知道與德雖世之通術君子不

可必也廉與貞乃世之窮術君子所可固也　薛方山曰子路衣敝不恥浮海喜從豈以絶糧而愠見哉蓋疑君子之道四達不悖而窮塞如此豈亦在我者有未盡乎正與不悅南子之見公山佛肸之往相類　蘇藾濵曰孔知其必不用也故明日遂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之事可也

多學而識章

萬事萬物流分派别其本源則合從其本以通舉一而

可盡也曾子之外子貢頴悟可與語此故問以發之又因疑而决之有多少爐錘在　何氏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而亦知之

知德者鮮章

知德即聞道也所以鮮矣人不知德如何了却一生事

饒雙峯曰既知得這裏面滋味則外面利害自不足以奪之孟子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

子路未能實有是德於已所以絶糧便慍見

無爲而治章

善爲天下者已不尸其功舜之事有爲之者矣所謂無爲謂其與物自然不見有作爲之勞事事而親之神明所以衰也　西川尤氏曰無爲而治行所無事也恭已即篤恭兢業不敢作聰明意恭之至也

子張問行章

人豈無偶然敬信之時而亦有不行者敬信不足之故

也參前倚衡只是念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夫然後行見不如此便不可行耳　潛室陳氏曰參前倚衡不是有箇外來物事便是忠信篤敬坐立所見要常目在之耳此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

直哉史魚章

二子仕衛皆扶亂之臣直哉嘉其不奪之志君子哉見其憂世之心能見長於無道如此其不詘於有道可知

伯玉依違四君非不能卷懷者故曰可　或曰伯玉出處近道固稱君子而史魚直節不回自是社稷之臣當時二子所處分義各有當然大抵在史魚不得不盡其直而在伯玉進退可以自全以爲史魚未盡君子之道者非也

不與之言章

天地間有人已兩得之道不失人不失言是已與言之人人也與人之言我也人有可與言者豈容覿面成違

人之不可與言者亦不容强聒求入覿面成違則失人强聒求入則失言人言兩失咎皆緣不智智則知人之可否自能妙用其言故不失人亦不失言人已兩得之矣夫子嘗曰不知言無以知人此其得力在知言今曰不失人亦不失言此其得力在知人是夫子覺世陶人大作用大學術日與及門暨當世諸侯大夫論政論仁論行論孝問同而答異真化工肖物此千古不失人不失言榜樣也　勉齋黄氏曰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

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故惟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志士仁人章

害仁者固不足言士言人成仁者亦非為俠為諒也只遂其心之所安而已寧死不忍去仁纔是造次顛沛必於是　問殺身成仁與舍生取義何别新安陳氏曰仁義一理耳仁以心之全德言義以身之大節言成仁包得取義取義即所以成仁孔子就本心安適處言故曰

成仁孟子就切身斷制處言故曰取義其爲成就一箇是則一而已所以程子於此謂實見得生不重於義可見仁與義一理也

子貢問仁章

仁賢自有益於人然非其人不能領受仁賢之益事之友之有多少視徼收斂在

行夏之時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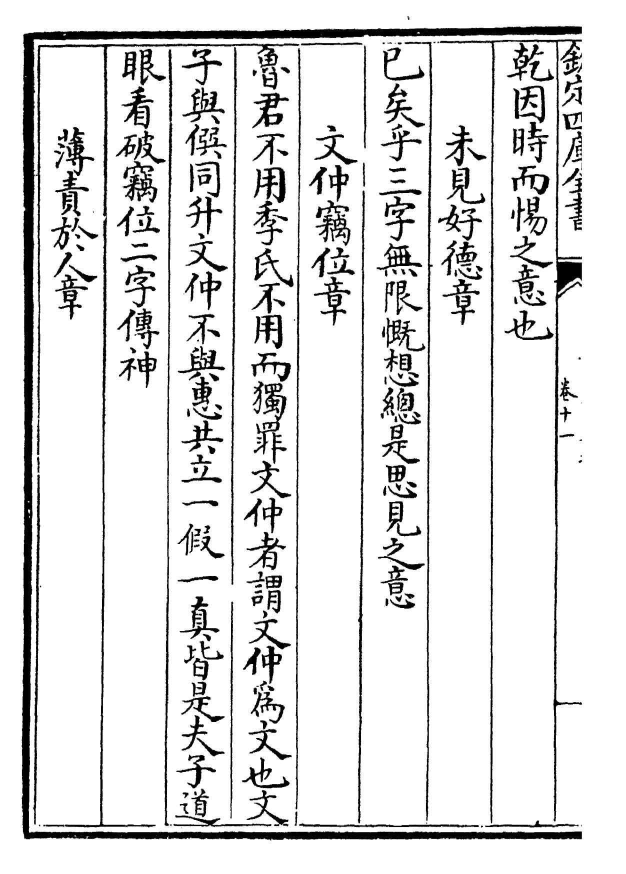
行夏四句各舉一件都是人所易忽處至其致治之源

夫子與回籌之素矣鄭聲佞人又是令人極受用而典謨訓誡保治之微旨正在於此非夫子與回惡能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乎　朱子曰顏子之問有二一問仁一問為邦須從克已復禮上來方可及為邦之事　或曰問為邦問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之道統治統也夫子告之云云不數語而聖帝明王禮樂刑政無不具備蓋夫子祖述堯舜而兼舉禹湯憲章文武而兼舉周公此其事也非專為顏淵言也亦以見夫子舍治統

無道統也

人無遠慮章

遠慮謂人之精神無一處不到無一息可懈所謂慮而後能得者也無遠慮有近憂一定之理　覺山洪氏曰遠慮即近功只在目前爲所當爲遠莫遠於道德近莫近於利欲　或曰夫子此言該乎易理夫子象易謂君子思不出其位天下何思何慮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非君子所貴也所言遠慮者葢作事謀始永終知敝乾



乾因時而惕之意也

未見好德章

已矣乎三字無限慨想總是思見之意

文仲竊位章

魯君不用季氏不用而獨罪文仲者謂文仲爲文也文子與僎同升文仲不與惠共立一假一真皆是夫子道眼看破竊位二字傳神

薄責於人章

責人所以寛已自厚便不暇責人　朱子曰厚是自責

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呂伯恭性褊急只因病

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一向如此寛厚和

易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

不曰如何章

兩箇如之何便是處事之要便是入德之門　芑山張

氏曰須知此是予知予聖一輩人不是輕率妄行不曰

如之何如之何總是他不虚衷咨詢剛愎自用處

羣居終日章

此等朋友甚多不蹈此轍便是良友難矣哉危之也

或問慧固明智之稱朱子曰小慧則不本於義理而發於計較利欲之私耳

義以爲質章

義禮孫信合并於君子之一身而更無其跡這便是時中之聖　貞復楊氏曰此君子就養成的說學至於君子資深逢原如萬斛之泉隨地而出或淵或流隨在得

名水何心哉義禮孫信自傍人觀之有是四者之名耳君子非有心也一心以應事而發皆中節矣末句是贊辭

病無能焉章

知謂知所能也無能何病人不知正是爲己之學

沒世不稱章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沒世不稱則其人可知古人原不分名實爲二事程子云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

耳非徇名也　月峯孫氏曰思及沒世而名不稱則及今爲之而不令湮滅無聞者自不容不汲汲矣要發君子所以疾之之意

君子求巳章

一求巳便無暇求人人何與巳事疾沒世而名不稱亦是求巳小人色取飾躬總是求人　葛屺瞻曰求者有所不足而乞以益之也君子看得自巳無所不有道德固自性具事業亦非外邀自巳取用不盡故只求巳小

人看得自已一毫沒有富貴在人予奪聲名在人齒頰不靠人便無託足處故只求人同一求而在已在人品篤之逈別

矜而不爭章

矜以自持易至絶物而不爭乃所以善其矜羣以處衆易至徇人而不黨乃所以善其羣此見君子正直和平之德持身涉世之則

不以言舉章

王辰玉以公於聽言一句爲主亦活愚謂用人必察其實聽言不繫於私更穩

一言終身章

恕之一字人看的極平常聖人之道却不外是人人可能而人人不能　問言恕必兼言忠如何此只言恕朱子曰不得忠時不成恕獨說恕時忠在裏面了問終身行之其恕乎絜矩之道是恕之端否曰絜矩正是恕

吾之於人章

止此是非耳公行之爲賞罰爲好惡私行之爲毁譽彼毁譽人者以爲亦足亂人之是非不知三代之直道尚在民心孔子作春秋正是以直道扶人心而欲登斯世於三代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當就上邊人説言斯民也三代所嘗以直道賞罰而是非之者也今公道猶存人心不泯豈容以毁譽而加之哉如此説方是

及史闕文章

史闕文馬借人亦細事耳而猶及見今亡已夫何慨嘆之

無窮也試想闕之之時不欲有一字罔人於地下正是無毀譽處按史學自春秋而外非佞則謗卒莫有得其正者此孔子所以嘆也史闕文猶不挾已見以自是馬借人猶不挾已有以自私總是一厚　芑山曰二者闕係國史疑信風俗厚薄正人心世道之大者不可謂之細故

巧言亂德章

立德立謀是人生第一緊要而德之不立巧言亂之謀

之不立小不忍亂之史册中影樣不可枚舉原本闕一頁

知及仁守章

吳因之云聖人於知及者責以仁守之全功一句盡之矣莊涖動禮皆仁所散見不容疎畧之字指此理合知仁莊禮而一之者也流貫於內外動靜之間俱就作用上見本體　問此是要本末工夫兼備否朱子曰固是但須先有知及仁守做箇根本方好去檢點其餘便無

處無事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點檢處

不可小知章

小人不能以器識包人受窮於大君子不能以微細入人知窮於小知發乎外自小受藏於中自大君子小人皆有可不可方能盡君子之長不棄小人之用蘇雲卿謂張德遠長於知君子而不長於知小人終非經世大手

民之於仁章

人賴水火以生復有蹈水火而死者是水火於民利害兩行而民之於仁有利無害故曰甚於水火此語最醒

陳潛室曰學者患不蹈仁蹈仁則心無計較之私若義所當死而死雖比干不害爲正命

當仁不讓章

一當此擔便無人可推諉無時可謝責顏子當之請事斯語曾子當之任重道遠未嘗以是讓夫子也程子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他人便是當仁之旨

貞而不諒章

諒似於貞而貞自不諒貞者信理諒者凴意此中正天淵耳　馮厚齋曰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貞也諒則固守而不知變者也故曰貞者事之幹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

敬事後食章

爲人臣者但知盡其職分而已祿非所計也後食謂始終只一敬事孳孳求無愧事君而後即安仲山甫之夙

夜匪懈武侯之鞠躬盡瘁是已

有教無類章

分門别類豈聖人立教之心教人遷善改過一有類便非不倦之誨　虚齋曰無類自教者立心言所謂不當復論其類之惡也正是無所擇意未説到人復於善處只是人皆可復於善耳

不相爲謀章

夫子之道内聖外王修已治人之道也上可與堯舜文

武周公謀下可與顔曾由賜思孟謀若向異已者如何謀的著底事　或曰不同謂道術不同也如尚同尚異貴先貴後之類若善惡邪正之不相謀又何須說得擇人而謀意在言外

辭達而已章

辭果達意不已何爲然非深於理者亦未易言達也如其不達言辭雖工將焉用之夫子不是要人止只是要人達

相師之道章

誰知師冕一見有許大道理在真是化工肖物　或曰隨在詔告乃夫子不知其然而然者固相師之道道字只承上文與師言之道與道字說子張問得驚疑夫子應得甚平易猶曰道理固是如此此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　論仁論義論德與前篇同者自無二意至論君子亦多見矣此篇凡十總之君子爲學習中人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無一非學習之事下倣此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章

季氏將伐顓臾是征伐自大夫出矣顓臾乃周天子所建之國季氏伐之只是欲心太侈患寡患貧之念為之也本不貧因患見為貧本不寡因患見為寡無魯無先王凡可以紓貧寡之患奚暇顧也不知國家之禍莫大於傾然不生於貧寡而生於不安其原起於不均均則嫌疑不生而和和則國家可世守而安矣均安中著一

和字最妙此聖人經濟也由求雖在政事之科尚未了達此等經濟蕭牆之內因其爲子孫憂而及之不謂果有哀公之謀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信然　季氏強僭夫子每以責由求蓋既事其事則宜匡之於義不能宜奉身而退可也由求畢竟輸閔子一籌　齊氏曰孔子之爲司寇也使仲由隳費而求乃謀伐顓臾以益費是孔子弱三家以強公室而求反之故孔子惟深責冉求以爲非由本意也　馮厚齋曰上篇首衛靈公以識諸侯

之失此篇首季氏以識大夫之失下篇首陽貨以識陪臣之失也此篇季氏而後即記禮樂征伐祿去公室之語乃記者以爲篇次之意

天下有道章

秩序命討奉之於天而天子不得以己私參焉此所謂有道也只一個不自天子出天下之無道可知遞及大夫遞及陪臣逆理愈甚失之愈遠自不待言　當時列國之政齊則田氏晉則六卿魯則三家能免庶人之議

乎　或曰始之以有道終之以有道亦足見夫子寓意之深當時政在大夫若三桓六卿七穆之專正世道之一變故夫子不能無有道之思然自以匹夫筆削二百四十二年之事非議政也欲反其在大夫者歸之於天子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祿去公室章

承前章自大夫出而言三桓專公室之祿竊魯國之政其意正爲後世子孫計久遠豈知其淩上者無以令下

微即兆於强之日矣　或曰定公五年陽貨已囚桓子

本文故夫二字當作已然看正就事感歎語非推未然

也

益者三友章

益者三令人難近損者三令人易親不益便損全在友

之者從善改不善三人行必有師就損取益學問更有

得力處

益者三樂章

從來會受享人只是於損者之樂占盡勝場以爲奇福豈知樂有損益益者之樂在彼不在此節禮樂全在日用間應事接物上討求個心安理順此便是孔顔樂處也人善樂道賢友樂多非孔門亦無此風味　張南軒曰損益之原存乎敬肆而已

侍於君子章

言不可不慎也况侍長者之側乎三愆莫作小失由乎時不能治心故臨幾不能觀色

君子三戒章

血氣用事只是不能持志能持志則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俱不聽盛衰於血氣而血氣皆爲志之用矣三件不論老少夫子特隨時指其甚者耳　嘉善陳氏曰色氣貪盡人之疾矣君子有三戒常在事前凡民有三悔常在事後

君子三畏章

天命之謂性是人生本來面目非戒懼君子如何能識

認大人聖言是能體此天命者也小人原不知有箇天命在故肆焉無所忌憚　張氏曰君子小人分途只在敬肆兩字道心人心俱於此見三畏便是精一執中本領莫草草看過

生而知之章

資質雖不一所需於學則一困而知與生而知何上何下也困而不學無復知之望斯爲下矣全爲困而不學者立論　饒雙峯曰以氣質言之只有三等若民斯爲

下則全是人事不盡蓋困是窮而不通之意四面都窒塞行不去了却憤悱奮發轉來為學如此尚可勉進於中以上若又困而不學則打入下等去更無可出時矣此聖人勉人務學處

君子九思章

思有千端理歸一路九思皆思誠者之事我輩逐一默省那一件可以不思　黄勉齋曰九思固各專其一然隨其所當思而思焉則非泛然而無統矣苟能以敬義

爲主戒懼慎獨而無頃刻之失然後爲能隨其所當思而思矣

見善不及章

如不及如探湯好惡甚嚴潔身之士求志達道是通天下爲一身天德王道合而一之者也惟我與爾有是夫此外原不敢多許　或曰春秋時不惟無伊尹太公即有之亦安得有湯武孔子一生轍環老於洙泗故曰求志達道二者合一未見其人自是實話非聖人一時懸

空揣度語

有馬千駟章

不稱千駟而稱餓夫甚矣富不可求而貧不可去也夫子論貧富不一而足簞瓢蔬水結有同心所謂貧即是道耳我輩須思量民何以到今稱餓夫也方不枉受此貧　或曰此春秋所爲榮義不榮勢也愚嘗謂天下之亂災凶盜賊爲小而賢不肖混淆爲大使人知千駟不足榮餓夫有足取則必競善懲惡而天下治矣惟此義

不明臣弑君子弑父無所不至孔子語所以遏求利者之心而作好修之氣也而世猶有棄義若屣趨富如飴者亦惑矣

子有異聞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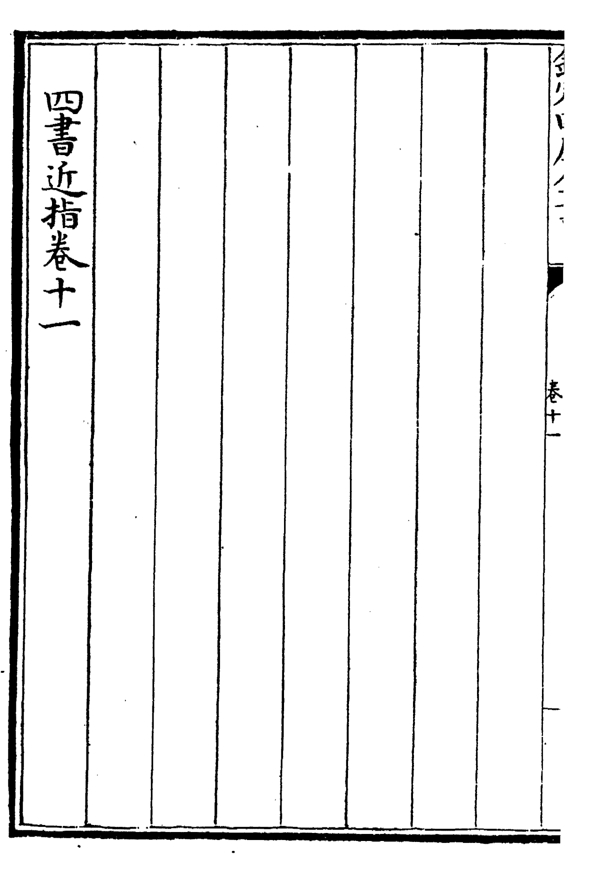
他人以爲道有異聖人原無所容其異也他人見爲子可私聖人原無所容其私也詩禮之訓伯魚與諸弟子孰不聞此外求異私心也遂以爲遠其子亦私心也陳亢到底未得分曉　或曰聖人教人所以爲道也子可

受傳之子而不爲私子不可受傳之人而不爲恝堯禪舜舜授禹與孔子之傳顔曾一也伯魚上不及顔曾下不至爲朱均過庭之訓初無所容其厚薄者元始疑其有私授既指爲遠其子兩失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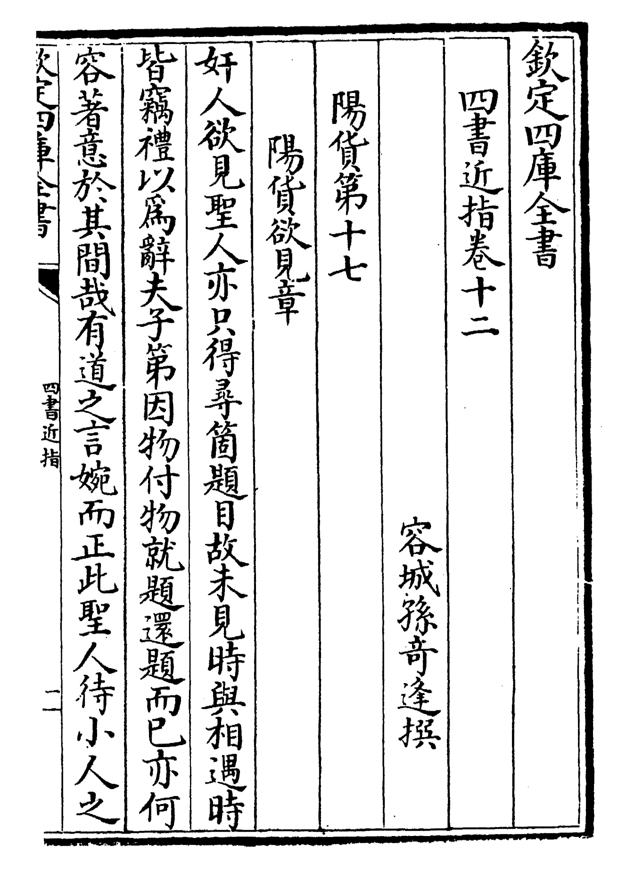
邦君之妻章

兩個君夫人正以君原稱之曰夫人也君既正名於其上自然邦人之公論協於下全是正名重嫡之意　京山郝氏曰稱諸異邦亦謂邦人稱之也如大夫士出使

他邦致辭之類非夫人自稱也夫人無越國亦無有自稱爲君者曲禮襲用此文謂夫人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誤也此說足正從來傳註之悞　禄去公室政在大夫由求不能以義匡季氏亦是其學術不明三樂三戒三畏等章皆學習中事邦君之妻章正名重嫡風教始於閨門正作春秋意也所關學術甚大



四書近指卷十一



四書近指卷十二

容城孫奇逢撰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章

奸人欲見聖人亦只得尋箇題目故末見時與相遇時皆竊禮以爲辭夫子第因物付物就題還題而已亦何容著意於其間哉有道之言婉而正此聖人待小人之

道　或曰拜陽貨亦是不終絶他要他爲善大槩小人多於君子若以爲小人而終絶之便失含弘之意且將盡天下而讐君子又安得化不善而善乎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凶頑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皆由於不絶耳此又夫子拜陽貨意也易之睽曰見惡人无咎其此之謂乎

性相近也章

天命之謂性性出於天豈有不相近者哉但習能移性

日習則日遠堯舜桀蹠皆習為之也孟子所謂倍蓰無筭不能盡才者也若論其初則性只有一善耳恁是相遠而近者猶在

上知下愚章

智習而上愚習而下是各就造極處而疑性之有善有不善見為不移耳不移還是他自不肯移非不可移也若不可移便非人性皆善　王陽明曰夫子說性相近即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則剛與

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則同耳　相近言性而不移不言性夫子初未嘗指氣質爲性也

子之武城章

唐虞三代之治偶露靈於武城故喜極而戲其所治之小然其心恨不即敷唐虞三代之治於天下故揭其言之是而曰前言戲之耳始終皆喜極之辭　熊勿軒曰子游宰武城事凡兩見一以人才爲重一以道化爲先皆見其知本

公山弗擾章

用世熱腸一觸即動其心可以對天地鬼神而未可一一爲及門弟子道也子路之言誠是即不言子亦不逆吾其爲東周乎情之所寄耳以文武之法度整攝名分有多少經理在

子張問仁章

天下原與我不隔已私隔之也能行五者於天下只是著力做功夫克去已私而已不侮得衆人任有功足使

便是天下歸仁　或曰能行五者於天下人各得其心

盛德大業悉備於此故曰仁恭則不侮等句非效也言

必至此而後無虧欠皆能行盡頭處古之聖賢所講求

者皆帝王將相之具其見於六經與平居師弟子之間

多此類

佛肸召子章

士君子處世磨涅之來必多磨之即磷涅之即緇者必

其堅與白有未足者也不善而入無益於人有損於巳

子路述所聞以相質夫子亦不能不謂然但道無轍迹惟人領畧狄梁公反周爲唐惟梁公能做夫子事亦惟夫子做之未可爲他人輕借口也

六言六蔽章

六言皆德也既好之一似無蔽不知一不務學則六者俱不免於蔽蓋未學以前六言未嘗實有諸已故不曰德而曰言也好學者只於人倫物理之間討求天理的真境界一學既透六蔽自除夫子自許好學者以此每

以之勉及門士亦如此　覺齋蔡氏曰此皆不明理而惑於所似故也格物以致其知則其蔽徹矣

何莫學詩章

無人不治經誰稱能治經者與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詩的實用如此學者深加體會實受其益方算學詩

子謂伯魚章

爲字是於實境上體認實理以巳之神想見文王之神於修齊之間　大程子曰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

不爲之則無所自入故猶正牆面而立是裁出門便不知便錯了

禮云禮云章

禮樂無處無之玉帛何嘗非禮然不可執玉帛以爲禮鐘鼓何嘗非樂然不可執鐘鼓以爲樂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樂何

色厲內荏章

此等小人不敢明肆其惡外飾矜莊之貌中懷疑懼之

心曖昧特甚譬之穿窬足爲傳神　或曰易泰卦以内健外順爲君子之道否卦以内柔外剛爲小人之道此則厲者外爲剛之容荏者内藴柔之惡者也

鄉原德賊章

竊德之似以欺世故曰賊色厲者曰盜似德者曰賊皆小人而有深心者也非道眼不能照其奸史册中被兩賊竊高名者不少

道聽塗説章

中無所得强以聒人彼豈不儼然自負爲德不知正德之所棄也德之棄較德之賊雖減等然耳目之學自誤誤人所關亦非細故

患得患失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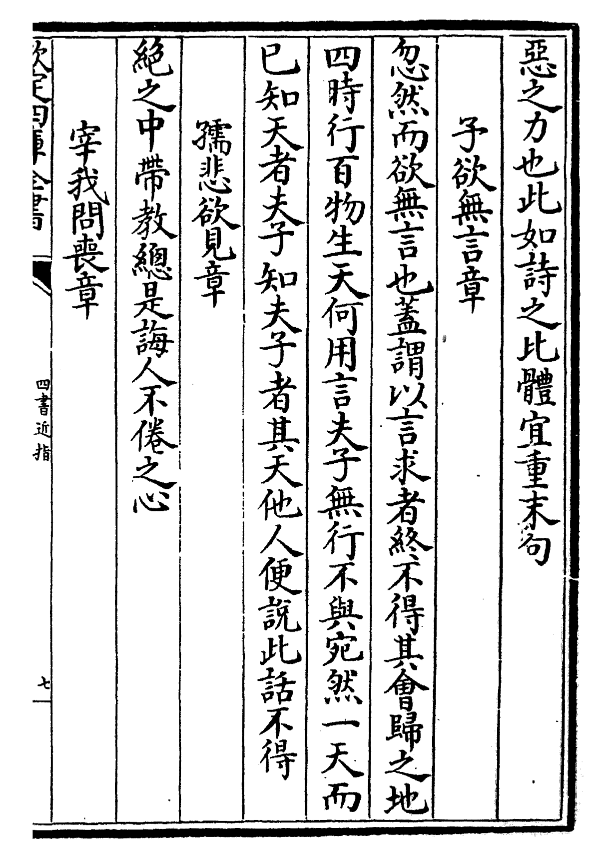
鄙夫只患失一念百無顧忌不至於喪邦不止史册中此輩甚多禍不在賊德棄德而只至於喪邦又另是一般小人　或曰無所不至句見鄙夫許多欺君誤國情態語言形容不盡處

古有三疾章

古之三疾皆孤行一意以偏鋒見長今也托名古疾以文飾其不肖之心適足以見短今古之不相及一疾也且然可勝感慨

惡紫奪朱章

炫目者可惡適耳者可惡至逞口而悅人心志者更可惡也蓋天下之理邪正原不容並立而恒人之情邪正易至於倒持所賴以辨聲色之正而防利口之禍者一



惡之力也此如詩之比體宜重末句

子欲無言章

忽然而欲無言也蓋謂以言求者終不得其會歸之地四時行百物生天何用言夫子無行不與宛然一天而已知天者夫子知夫子者其天他人便說此話不得

孺悲欲見章

絕之中帶教總是誨人不倦之心

宰我問喪章

三年之喪念父母罔極之愛而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此仁人孝子之心正禮之所以不壞而樂之所以不崩予列言語之科乃以此爲解而曰期可已矣又於食稻衣錦而安之予何至茫昧如此愚嘗想予之意蓋目覩居喪者之不中禮也與其食稻衣錦於期之内竊讀禮之名而亡禮之實何如真實行之即期可已矣或有激於中故疑而相質未可知也夫子爲千萬世名教之主故始終以大義責之使反求而自得其本心

蔡氏清曰孔子三條話一節深一節第二條見得心不安故不食稻衣錦第三條見得以其有三年之愛故不得安於食稻衣錦以見喪之所以必三年而不容已也孔子此三條始終只是要喚醒宰我使自得其本心絶之雖甚責之雖嚴而此意終有不能自已者所以為聖人也孟子所謂亦教之以孝弟而已者亦此意

飽食終日章

無所用其心者心則放矣難矣哉無限嘆惜博弈借言

心之當用認真猶賢則失之矣　或問伊川嘗教人靜坐若無所用心只靜坐可否饒氏魯曰靜坐時須主敬即是心有所用若不主敬亦靜坐不得心是活物若無所用則放僻邪侈無不爲已聖人説難矣哉所該甚廣

君子尚勇章

勇亦有不能伸之時而内荏於欲外靡於物也義以爲上則欲物不得而撓之矣故其勇也大　南軒曰徒知勇之務至於犯義者有之尚義則義所當爲勇固在其

中矣

君子有惡章

惡者聖賢所以明行其怒而陰用其愛者也人以惡來惡所以酬之惡不加惡則善為無畛前四般人以悖德而得惡後三般人以亂德而得惡亂德者較悖德者更多一作僞之心

女子小人章

女子小人不在養之有恩而在御之有道有道則近之

遠之無不可　南軒曰女則陰質小人陰類其所望於人者常深故難養知其難養如此則當思所以待之之道其惟和而有制不惡而嚴乎

四十見惡章

見惡不止無善可稱而且有惡可指終難望有遷善改過之時　或曰其終也巳須看得活乃代為憂懼之詞非斥其止於此也　意與諸篇同者勿論性相近也是夫子論性宗旨見陽貨往公山往佛肸見學術之大穿

竊之盜德之賊德之棄古今之疾聖賢之惡見學術之精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章

三人者共事一君其所爲判然不同夫子總斷之曰仁蓋各行其心之所安而已中心安焉之謂仁　李延平曰三仁各以力量竭力爲之非有所擇此求仁得仁者也微子義當去箕子囚奴偶不死耳比干即以死諫庶

幾感悟存祀九疇皆後來事初無此念也仁只是理初無彼此之辨當理而無私心即仁矣

直道事人章

事君人者得失之數於直枉辨之栁下固前知其必然故其心寛裕而無憂所以爲和而介

待孔子曰章

待之輕重不必言既曰吾老矣不能用自合去

齊人歸樂章

三日不朝明是不用之意兩箇孔子行煞甚凄凉

楚狂接輿章

鳳見於治而隱於亂夫子以撥亂致治爲心又非鳳之所可擬者不欲與之言煞有深心楚狂既絶用世之念遂不欲聞用世之言

長沮桀溺章

沮溺耦耕同心避世曰滔滔者天下皆是而誰以易之正是其沮而不出溺而不返之意夫子曰天下有道丘

不與易正見其不忍忘天下之心鳥獸不可羣斯人皆吾與滿腔惻怛於無可奈何處倍覺淋漓　或曰吾非斯人之徒一句要說出聖人老安少懷心事立達與偕事業方見聖人苦心泛說共此天地不能絶人逃世非也

丈人荷蓧章

宇宙大題目第一是君臣之義君者四民之所共事也君子退不能就民之列而供其貢税進不能竭能奉職

以致其功業是率民而出於無義者也故明知道之不行而大倫終不敢廢隱者以潔身為節未可與言君子之義　黄勉齋曰列接輿以下三章於孔子行之後以明夫子雖不合則去然亦未甞恝然忘世所以為聖人之出處也然即三章讀之見此四子者律以聖人之中道誠不為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為人其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起慕豈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與嘗謂若四人者惟夫子然後可以議其不合於中道

未至於夫子者未可以妄議也

逸民伯夷章

夷齊不降不辱天下仰之後世仰之至惠連似和而縱虞仲夷逸似隱而擗夫子謂其中倫中慮中清中權真所謂發潛德之光矣列已於逸民之後雖云異於是而終未得行亦猶之乎逸民耳但衆人有心於避而夫子無意於藏無可無不可五字是一幅時中圖

師摯適齊章

自夫子正樂之後太師諸人皆不肯爲權臣用相率而去是三桓力能竊公家之樂而不能奪志士之心見夫子俄頃之化　汪氏曰記此篇者先齊歸女樂後此章不無微意蓋魯之君臣惑溺於女樂樂官失職盡無所用奔逃駭散無一人留樂音絶矣夫子初心欲定禮樂以示來世而乃廢絶如此深有感也夫

謂魯公曰章

篤親念故任相憐才此是周公家法何等忠厚不謂其

子孫不能世守之勿替一追思之情事淒絶

周有八士章

孔子欲以魯爲東周竟成虛願故追思魯先公立國之盛又追思周先王人才之盛無限淒凉　三仁去而殷墟八士生而周盛人才之係於人國也誠重矣哉按董子郊祭篇云傳曰周國子多賢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爲也

學何事學此仁而已行何事亦行此仁而已孔子一不

用於齊而行再不用於魯而行學不逢時心滋戚矣叙列逸民而附已於後若謂可以行可以藏今雖藏仍可行此正時中之學也附太師諸人於逸民者亦是已居夷浮海之意因魯衰而思魯立國之初因周衰而思周八士之盛總見道之不行無處非仁之所淋漓無處非學之所周徹

四書近指卷十二

四書近指卷十三

容城孫奇逢撰

子張第十九

見危致命章

四道題考倒多少士子士字提起看其可已矣猶云必如此始成其爲士學力俱在平時臨事方不錯亂

執德不弘章

不弘者見囿一隅而未窺全體不篤者意在疑似而難語實修任是自負無關重輕　濂溪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已而已可以解此章之意

問交子張章

論交者有子夏之别白不可無子張之涵宏尊嘉矜容四字妙有斟酌　易曰麗澤兊君子以朋友講習可見交非止交際交接逹來之常切磋琢磨道義生死惟交

是視豈可不慎子夏所云正合聖人論交定交之旨子張所聞云云特厚德載物之意非所以訓門人小子也使子夏子張之言折衷於孔子吾知必不愈子張絀子夏也

小道可觀章

君子務其遠者大者肯沾沾以一技成名足見聖門識量無所不該無所不偏能用百家衆技而非百家衆技之所能窺也　松陵周季侯曰致遠恐泥只爲他源頭

上未得融通所以未免拘礙若本體渾全入大入小各不相礙何有於泥雖小道該得廣申韓之智術管商之作用皆小道也

日知其亡章

好學只是時時提醒此心日有知月無忘所以日新不失

博學篤志章

四項事是一路生活總之心存則仁便存心外更何處

求仁　或曰博學二句是內外合一之學博學審問是就事物上用功而其實不外於心篤志近思是就心體用功而其實不離於事物內外合一純然天理即此是仁

百工居肆章

人原離道不得但不學則道自與人相離故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造自得所謂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蘓子瞻道可致而不可求如斯　或曰學如

走路走以極其路須知道無窮盡學亦無窮盡到窮原反本處仍是這箇學單說致便落功效說以致方是工夫若謂致道後學有歇脚處便誣

小人之過章

文字有無限道理在是要與君子爭壇　陸象山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他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已是被人說破便愕然百計文飾到底要說他箇是字以此

日流於汚下

君子三變章

君子本無變自人觀之却似有三變耳儼温厲以一身備天地四時之氣

信而後勞章

信於勞與諫之先故臨時方得力我之用勞用諫在俄頃而人之受勞受諫在平生決不可以未信嘗試古人使民諫上亦有未必盡得上之信民之信者然我所以

自信與所以使上信使民信底道理畧無虧欠如箕子比干之諫紂子產之勞民却是自已心中信得過

大德不踰章

全是重大節之意非爲寛小節也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各有對針不必過泥　胡氏曰觀人之道取大端而略小失猶可也若立心自處但自謹其大者而小節不必致意則將併其大者失之矣

洒掃應對章

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此合本末始卒而一之
下學在此上達在此固無精粗小大之可言然不能無
先後之序應語其末而驟與以本末悟也應語其始而
驟與以終末悟也是誣之耳誣之一字人與言兩失豈
可爲訓耶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上只是不誣始成其不
倦游夏之言正借以互發　朱子曰洒掃應對是事所
以洒掃應對是理事即理理即事道散在萬事那箇
不是若事上有毫髮差過則理上便有間斷欠缺故君

子直是不放過只在謹獨謹獨須貫動靜做工夫

仕優則學章

明道先生曰君子之未仕也以學爲始其既仕也以學爲終學與仕不相離也使相依而用是以事業之中有道德也　南軒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成已成物無二致也古之人學以終其身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從容暇裕如此終始於學而無窮已也

喪致乎哀章

考之禮記子游平日却是講究喪禮感世之趨於末也故爲探本之論

吾友張二章

仁字是人生一點真血誠稍涉炫燿便非本旨爲難能也堂堂乎張也皆謂其闇修意少不足於仁且難資以輔吾仁此正見朋友切偲相成處子游重本曾子守約與張正相反

未有自致章

真情不能自已自是本性然或有錮蔽而不能致者曾子所以述聖言而感動之

莊子之孝章

獻子有賢德其所用之臣與所行之政自不宜改然其政之規條與臣之方正多與已私不便能不變動非象賢不能　或曰夫子非皆以不改爲孝也善者以不改爲孝不善者又以改爲孝宣王承厲王之烈改之而周室中興可謂不孝乎紹聖沿熈豐之法不改而宋轅北

矣可謂孝乎

上失其道章

民散根源既由失道則其罹於法網者誰實使之故哀矜勿喜古人敬刑成德全在此哀矜一念所以為祥刑

陸象山云獄訟惟得情為最難唐虞之朝惟臯陶見道甚明羣聖所宗舜乃使之為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賁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賁山下有火為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

處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按象山以治獄爲學者用工處與于定國以學春秋爲決獄之要同意臯陶作士當時但言弼教而象山推本於見道此尤窺其微者矣

紂之不善章

衆惡皆歸便難洗滌甚矣人當警省非爲紂分解也此段情事古今皆然虧賜也明眼拈得出　或曰天下之惡皆歸就長惡不悛上看非惡名歸之也易曰惡不積

不足以滅身語曰勿以惡小而爲之亦此意

君子之過章

人皆諱過誰知改過便是君子日月之食四字形容君子之過最切是偶然撞着如此非其本心也於本體無損分毫故曰昰皆見皆仰

仲尼焉學章

識大識小莫非文武之道所流露一入夫子之心則各分其一節者而統見其全體矣謂非學不可謂有常師

則不可祖述律襲何嘗專言文武

賢於仲尼章

春秋時原未有知孔子者無怪武叔之謂子貢賢也得門或寡美富莫窺巍巍宫牆亘古如斯矣　雙峰曰聖人之道雖曰難入然其入亦自有方且如仰彌高鑽彌堅此是數仞難入處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這便是從入之門學者須從此門路入方有所見

無以為也章

武叔賢子貢於仲尼便有毀之意在不知毀也豈可加於仲尼仲尼日月也其何傷於日月乎語甚警策萬古爲昭矣　或曰仲尼嘗毀何况後學語云止謗莫如自修又云道高毀來然則自修不可以止謗道高反足以召毀學者求内省不疚耳豈以毀譽爲欣戚哉

子爲恭也章

夫子神化不測不論邦家得與不得對子禽乃就得邦家顯言之俾其易曉耳有此一番摹畫是孔子未得一

時之邦家却得了萬世之邦家所謂四句是現成語榮哀二句見夫子關係一世之象　此篇學問實際處而游夏之言爲多故居聖門文學之科子貢之言六章曾子三章更是學問絶頂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舜章

天者中之所自出而人受爲心心憑氣以出入故有人有道然人心危而道心微故精以察道心之幾一以止

道心之極而天地之中在焉是執中也中無體而四海皆其體執無方而四海皆其方四海用中之實地也能允執則四海時雍不能允執則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不獨二帝凜凜於此湯之言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武之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四方之政行焉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總是一箇著落寬信敏公四者俱見堯舜以下帝王之所同然心法即是治法治統即是道統也　胡雲峯曰前篇之末言夫子之得邦家者其

用必如此此篇之首則述敘自古帝王之用固如此以見聖學之所傳者無非有體有用之學而凡論語二十篇之大㫖皆不外此也

五美四惡章

五美俱是從難兩全上看出四惡㨿盡當日從政之害一尊一屛而帝王之政宛在夫子言下敘此於堯舜湯武之後見素王之政與帝王一揆也

無以爲君子章

孔子一生只是個知命故仕止久速任運以無心而其把柄在知禮作用在知言三知字是學問得力莫看的輕易　朱子曰論語首章云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云無以爲君子也此深有意盖學者所以學爲君子若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　論語一書聖人與其徒共明斯道者也終篇堯舜咨命湯武誓師與夫施諸政事者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

四書近指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近指卷十八四至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姚元開

四書近指卷十四

容城孫奇逢撰

梁惠王章句上

見梁惠王章

仁義二字是孟子七篇的綱領是願學孔子的嫡派學術在此治術即在此言利者得害言仁義者得利此千古不易之理戰國之君中於利者已深欲空以仁義奪

之其誰焉信之中間指陳利害反覆相形正醒仁義所以利　問孟子不見諸侯其見惠王何也朱子曰不見諸侯不先進見也見惠王荅其禮也先王之禮未仕不得見諸侯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猶守此禮故所居之國未仕必君先就見然後進見異國君不得越境必以禮先焉然後往荅其禮史記得其實矣　張氏曰仁義二字乃孟子生平學問之本非特此章大指也凡治心立身格君澤民以至守先待後皆不出此叙書而列七篇

之首亦猶大學之言德中庸之言性同一明道立教之意

王立沼上章

偕樂故能樂獨樂雖有此不樂不徇王亦不拂王所謂善於引君　新安陳氏曰揭大指於前而分開照應於後此孟子諸章例也首章及此章皆如此此後當以此法觀之不一一提掇　東陽許氏曰此章關鍵全在偕樂獨樂上文王與民同樂夏桀結怨奉巳興亡其效也

梁惠王曰章

心果能盡便覺有不盡之時自謂能盡者所以多不盡之心也移民移粟一時權宜苟且之計豈知王道生養孝悌無一人不在其光天化日之下此是何等世界三代聖王不可作而孔孟神遊其際思救民於水火之中此段熱腸天地鑒之程註宜味　虛齋蔡氏曰所移者只是科率不凶之地之民之粟而已非在官之粟也觀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句可見

願安承教章

狗馬之好梁王病根故以為率獸食人視民命輕而狗馬重所謂苛政猛於虎　邵子論秦云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而況又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愚謂政之殺人即所謂無生路可趨者也

天下莫强章

彼用暴我用仁古來無敵之師皆此道也不明於此而欲洒恥其何能為孟子每引君以王全是教之當時

勿軒熊氏曰當時七雄皆大國孟子獨惓惓於齊梁者欲得志行乎中國也若秦楚則兵力相傾之國七篇之書深鄙外之蓋其得志必非天下生民之福自周之衰天下大勢不入於楚必入於秦聖賢已逆知其所趨矣當時孟子止言深耕易耨孝悌忠信則可以制梃而撻秦楚自一等富强而言豈不大迂闊而不切於事情然後來亡秦不過起揭竿斬木之匹夫堅甲利兵果可恃乎孟子之言不我誣也

見梁襄王章

舉世嗜殺而有一不嗜殺人者出便是祥麟瑞鳳天下孰不仰之望以為君湯武弔伐尚已漢唐宋皆以不殺成帝業孟子可謂蚤見　或曰天不以春生廢秋殺舜殛四凶周公誅管蔡非不殺不嗜殺耳魯肆大眚劉景升父子數赦後世皆譏之知孟子以生道殺民之說即知不嗜殺人能一之之義不然宋襄之不禽二毛梁武之以麪為犧牲特婦人之仁耳方覆亡相繼豈足以一

天下哉

齊桓晉文章

齊宣意在求大欲故開口便問桓文闢土地等正桓文事孟子急以王道奪其霸功而以保民不忍之説引之保民是王道大旨不忍是保民根源不忍之心人皆有而不能自認即偶有所及而不能善推孟子反覆辨論使之從迷而後悟則此心纔得有於已反以民與禽獸較量使之善推其所為則此心纔得及於人不忍觳觫

一念與乍見孺子入井意同此際不但無一毫忍心亦無一毫偽心此仁之端亦性之善也固不待學而知不待慮而能然非謂率此不學不慮遂能盡性以滿仁之量聖賢之學術由致曲而明著動變帝王之經綸由一物而達之天地萬物皆是要時時刻刻著力用功方得充拓將去孟子於此大有機鋒惜齊宣終有阻隔竟不克濟蓋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　此雖孟子口中說話却是當年把筆作得一篇得意文字仲尼嘗稱管仲相

桓之功何云其徒無道其事者盖欲引之以王自不容雜之以霸使即以發政施仁死板道理勉之以為二帝三王之事復且駭然驚走如何敢認妙在當身微末之事而曰是心足以王渠自圄於其中乃反覆開合啟之誘之攻之擊之令他自識自認無處躲閃方轉到保民實際處孟子與世主語總是一個主意語有詳畧道理爛熟先儒謂孟子不言易善用易者此也老泉熟讀孟子而有得也得其文學之妙象山熟讀孟子而有得也

得其象理之精　南軒張氏曰孟子非使之以其愛物者及人蓋使之因愛物以循其不忍之實而反其所謂一本者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所謂王道也

昔人問陸象山孟子勸齊王王天下後世疑其教人篡奪答云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梭山亟稱象山議論過人由此推之當春秋而不為孔子之尊周與當戰國而欲為管仲之勤王皆非也

此篇言義利之辨言與民同樂言仁政言王霸之辨

凡此皆孟子學術也

梁惠王章句下

暴見於王章

情者聖人之所據以統古今者也故曰今之樂由古之樂王既知獨不若與人少不若與衆便有與民同之之意不知所謂同者鐘鼓管籥猶後而平時之好民好惡民惡無一念一事不爲四境計安樂故一聞鐘鼓之聲一見羽旄之美舉欣欣喜色相告視疾首蹙頞者總之

一鐘鼓羽旄耳民間之苦樂即大君之苦樂原分不得彼此以獨樂為樂者未有能樂者也　與民同三字寓許多作用凡制産教民省刑薄歛俱在内集註推好樂之心下補出行仁政三字最有實際宜翫　張氏夙行曰樂有情有文有本甚字是極盡之義情文一件不盡便不是甚與人與少與衆一件不盡便不是甚王字不是成王業謂君民一體宇宙太和王道蕩蕩王民皡皡獨樂便是世俗同樂便是先王照前先王之樂王字省

文王之囿章

囿豈論大小哉與民同之一團生意無限民視之皆若己有安得不以為小殺麋鹿如殺人罪視民命等禽獸矣囿大則阱大阱大則民之陷者必多民安得不以為大　仁山金氏曰孟子之言多因其語意以開道之初不辯其事之虛實有無

交隣有道章

以大事小樂與柔同安而寄其說於樂天所以大其事

小之事也以小事大畏為强所逼而寄其說於畏天所以大其事大之事也一舉而歸之天則聖賢之情皆由理發非從勢計言仁智則勇在其中匹夫之勇從一人起見仁知之蠧也若用以除暴安民則勇正不可少仁者必有勇不能安天下則仁之分量未滿非勇之大者也故急望於文王之一怒武王之一怒是怒也乃仁智之激揚性情之宣暢所謂雨露中之雷霆春温中之秋肅耳而又何疾焉　張氏夙行曰一怒一字不是數

日字最要體認即一戎衣而有天下之一乃是仁智藴蓄文之赫武之耻樂天畏天事大恤小激昂奮發而然不可草草看過故曰王請大之　總註人君能懲小忿四句宜作兩截看紹聞編云湯與太王文武平時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隣國有事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是此章意雖兩節而理實一串　按此説得之

見於雪宫章

君民一體憂樂相關為民上者不以一己之憂樂為憂

樂而以天下之憂樂為憂樂則民之樂君憂君皆君自以之矣豈闗民哉孟子對君大頭腦皆是如此各就事設機自成結構當時諸侯王莫不各有雪宫之樂其君之樂彌極正民之憂彌甚今也不然一段想見雪宫之盤桓民有受虧不過之狀故以景公晏子事相告動王處全在君臣相悅四字上　西山真氏曰易大小畜皆以止為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為愛君也縱君之欲者其得為愛君乎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奸臣之

心惟恐其君之無欲　南軒張氏曰孟子羞稱管晏今乃引晏子之言何也盖羞稱者其大法也言與事有可取亦不可没也亦見與人為善至公至平之心

人皆謂我章

文王治岐之政總是仁天下之心公劉好貨本無是事只乃積乃倉一句太王好色本無是事只爰及姜女一句借詩書經傳為引王之資故公劉可說好貨太王可說好色只要與民同之耳有積倉有裹糧是平日不忍

使民貧無怨女無曠夫是平日不忍民無室家推好貨好色之心於此真天地父母之仁所謂王道本乎人情者此也　龜山楊氏曰好貨好色孟子亦不以為不可者蓋譬之水逆行中流而遏之其患必至於决溢因勢而利導之則庶乎其通諸海也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易之睽曰遇主於巷斯之謂也

有托妻子章

三個如之何一步進一步首節原情次節議法三節情

法兩無所容惟有抱慙而已顧左右言他形容如畫

慶源輔氏曰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辭有諱疾忌醫之心無責己求言之意

所謂故國章

進賢為仁民計也無親臣矣何以有世臣何以為民父母何以為故國所以然者由於進時不識耳遂輕用輕舍甚至輕殺如不得已四字一篇要領下文六箇然後字正其不得已處蓋卿大夫之位雖人之所置實天所

設位依德定祿以功稽自我之權歸彼自然之分天道存其中矣知其爲天道也巳意何可用乎固不得不遲回顧慮也　張氏曰楊龜山云孟子言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私亦不聽國人之公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若初無所見姑信巳意爲之亦必終爲人所惑不能固執矣按此於察見二字有體貼他人只說得國人二字耳蓋用之去之殺之雖本於國人而所以能用國人之

公者則在我也不然矯偽如新莽天下且為訟寃前後上書頌功德者至四十八萬人主亦何從知其非哉後世用人者不但當斥遠左右諸大夫之私尤慎用國人之公可也

湯放武伐章

殘賊之人謂之一夫一章之案在此二字以誅字易弒字是春秋之筆湯武此舉犯古今大難虧孟子看得真判得定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一君也孟子何以謂之

一夫紂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
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土芥臣便視君如寇
讐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讐
高宗大喜由此觀之孟子皆本尚書非自為一家之說
明太祖不喜孟子視君寇讐之言惜當日諸臣不能以
焞語入告耳倘以焞語入告則引經斷義豈非格心之
正哉

王為巨室章

兩引喻總是欲舍所學而從我范註可味　或曰何以異三字是恠異非詰問乃極言齊王不愛國意以任玉人不任賢相較量者非

齊人伐燕章

宣王志在於取故欲冒竊乎天意孟子意在不宜取故直裁決乎民心天意幽而難憑民心顯而可據亦逆而已民情亦危矣哉文王當日何嘗有民不悦之事明是教王不該取　朱子曰此亦是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

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商民悅而遂取之也直是論其理如此

將謀救燕章

子噲子之亂燕齊能誅其君而弔其民民何嘗不悅見不及此殺父兄累子弟毀宗廟遷重器動天下之兵恐懼而思待之之策亦只有置君而去之一著　饒雙峯曰這時只當定亂定亂者取其亂而誅之如湯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蹊田而奪之牛　或曰天下

畏齊兵端已伏於此動則謀伐者多矣動天下之兵見兵端自我啟不可不急自止意下文止字正照動字看

鄒與魯鬨章

穆公滿腔憤氣只是尤民孟子由有司推到君身上公說三十三人孟子說君之民散而死者幾千人公說疾視長上之死不救孟子說有司莫告上之慢有司致之下之殘有司成之此正所謂出爾反爾者也自古及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民必勝之凜乎可畏　或曰親

上死長就危難時言正應疾視句心相親附故殺身捍衛雖死不避也一直說不必如新安平時與當危兩平看

問於齊楚章

無已則有一焉謂滕只有這策可行鑿池築城與民死守有許多綢繆捍禦在聖賢於事變之際只論理之所可為者而已　或曰則是可為也五字語氣激壯正是轉弱為强變小為大第一策不是束手待斃與僥倖萬

一底說話與民守之句非空言守險有生聚存恤積誠感孚之意如此便見得孟子不迂濶處

齊人築薛章

遷非易事太王亦不得已為之無論遷不遷總之宜為善君子統垂於後世正以此善世世可行使民効死正是為善處　雲峯胡氏曰集註兩章皆言不可僥倖大凡僥倖者不為天理之所當為而徒覬意外之得者也前章是守義愛民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倖其在

人者此章是勉彊為善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倖其在天者

竭力事大章

或遷或守總以仁民為主民心得遷亦不失國守亦不失民三章皆一意先說則有一焉繼之遷非得已又繼之請擇二者自是側重守邊聖賢謀國之道一循乎天理之正而已楊氏註得之　問集註義字當改作經字朱子曰思之誠是蓋義便近權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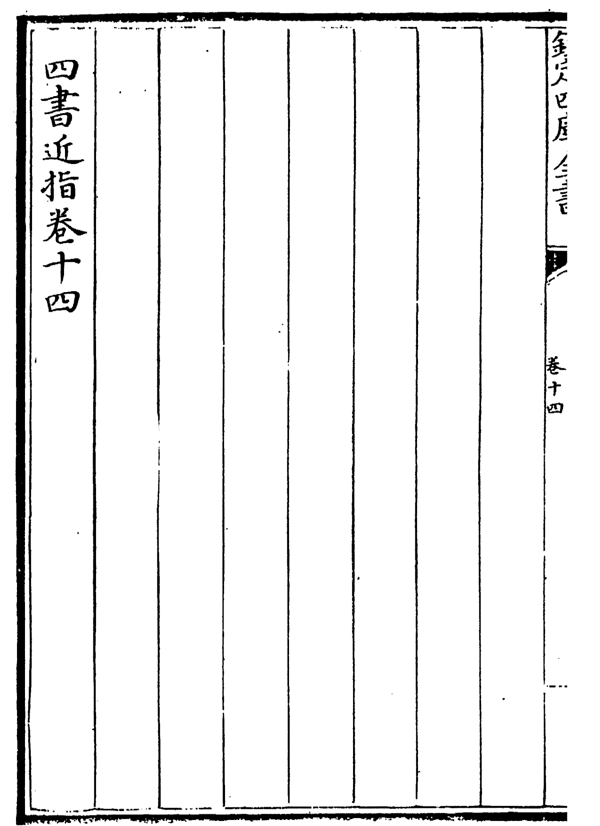
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既對權說須著經字

平公將出章

聖賢一身或行或止關係世道升降不小總之皆天意焉非人之所能為也信得一天字省却許多望怨此是孔門家法黎鉏阻孔子曰匹夫也少不知父墓合葬於防臧倉阻孟子輕身先匹夫後喪踰前喪譏佞之於聖賢皆竊禮義之迹而中之前後同慨　或曰有謗周濂溪於趙清獻者趙甚威以臨之濂溪處之超然清獻後

悟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茂叔也伊川涪州之行人曰是行也公族子與邢恕為之伊川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章惇嫉范純仁流之嶺南純仁戒其子勿怨及在道舟將覆純仁衣盡濕諭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義命自安孔孟的傳都是如此

此篇皆告齊滕鄒魯諸君之言孟子之設施孟子之學問具見於此



四書近指卷十四